

蒲口文獻選輯

莆風清籟集補遺緒言

康爵

吾鄉先正遺詩鄭蘭陔莆風清籟集所採稱最浩博顧當時各家專集傳世尚多不能無所去取今則煙銷蠹蝕舊籍漫亡隻字流傳已屬鳳麟角曩歲浪跡四方所至流連書城見鄭氏未收之詩可千百首亟為鈔錄編次以存一方文獻惟林邵州歐陽四門徐正字黃文江翁承贊林寬蔡忠惠鄭夾漈黃知稼林艾軒方鉄菴陳復齋劉后村黃四如洪希文陳衆仲方叔困陳淇園林洞齋林澹軒柯竹岩彭惠安黃木軒周翠渠林見素鄭山齋馬師山林方齋林自考林愧瘖朱必東黃少村陳白雲林念堂余薜荔周澹志周遠遊鄭皆山諸家全集俱在集中所有者仍不錄焉

莆陽獻徵錄小引凡例

康爵

小引

丁卯庚午之間流寓歙浦辛未漫遊蘇浙皖贛鄂湘豫晉冀
魯諸省旅次岑寂借書消遣鄴架主人又知余癖一癡往還往還
毫不慳吝遇有鄉故記載輒錄度行篋歸而部居類別取海內作
家文字可二百餘篇釐為五卷名曰莆陽獻徵錄蓋文獻足徵之
義也曩編莆田經籍志知輯鄉賢詩文衆為總集者何啻數家其
詩文之為莆而作輯以成書者則自斯編始惟是卷帙無多挂漏
不少孤陋之譏知所不免焉癸未四月康爵

凡例

一是書分序、記、傳、書、題跋、墓志、行狀、哀辭、

祭文、像贊、雜著、詩、凡十二類每類之中以朝代為

序

一 鄉賢遺書尚存投贈文字及序跋志狀已見遺書中者此編

不錄

一 莆風清籟集有宦蹟遊蹤詩兩卷集中所有者以編不錄

一 詔諭制誥官樣文章此編不錄

一 是編倉卒付印作者小傳與文中人事實俱從略

一 原文闕字者仍之不敢臆造

一 蔡襄由仙遊遷居莆田歐陽詹與林藻讀書福平山死葬莆

田莆志有傳故文為二公者作錄之

一 四庫之書浩如烟海不能一一寓目續有所得裒為后集

一 博雅君子能以此編未收之文見貽毋任歡迎

《蒲口文獻》選輯 目錄

《蒲口文獻》創刊詞

耕冰零墨

四庫全書中莆田經籍板本之檢討

鄭延平與耿精忠時代的莆田

《莆風清韻集補遺》緒言

《莆陽獻徵錄》小引、凡例

康爵(修其)

《蒲口文獻》創刊詞

康修其

誰都知道蒲田是一個文獻名邦，早就得到一個「海濱鄒魯」的榮譽，假使有少故懷疑的人前來問我何以能够得這個榮譽，我可以簡單答一句：「人才輩出」！假使再問到人才如何，又可以答应他：「人才嗎？實是書不勝書——！祇得略為分類，提出幾個大名鼎鼎的來作代表。勲業有蔡襄、陳俊卿、彭韶、林俊、翁世資、鄭岳、林富、方良永、陳音、康大和、鄒守愚、郭應聘、周如磐、陳經邦；節烈有陳、陳文龍、陳繼之、馬思聰、王家彥、朱繼祚；武功有黃斌卿、周金湯、吳英、聶翰、陳斌；使才有林冲之、方信孺；理學有林光朝、陳宥、黃仲元、黃仲昭、周瑛；敢諫有馬明衡、林大輅、黃鞏、朱淵、鄭一鵬、江

春霖；孝行有林瓚、郭义重、鄭褒、郭道卿，刘閔、鄭文炳；經學有方寶孫、黃君俞；史學有郭樵、柯維騏；詩文詞有黃滔、徐寅、歐陽詹、劉克莊、蔡伸、陳旅、余懷、科名有鄭僑、吳叔告、黃公度、柯潛、林環；書畫有吳彬、李、宋珏、曾鯨、郭尚先；隱逸有徐復、炳、林璧卿、陳昂；鄉行有吳兴、李富、林国鈞；閩秀有江采蘋、徐德英、周庚、吳荔娘。所以侯官陳石遺先生修通志的時候，嘗對莆田人士說：「你們莆田人真闊極了，宋明兩代的人物傳，幾為你們莆田人佔盡了。」如有不信我的话，请把李唐以後的書籍來翻閱，上自國史，下至稗官小說，旁及名家詩文集，十部之中，可有八部記載我們莆田的軼事一二則。但是本邑專載史蹟的書，祇有三部，一是宋朝李俊甫

著的莆陽比事，一是周瑛黃仲昭在明朝宏治間同修的興化府志，一是廖必琦林翼在清朝乾隆間同修的莆田縣志。談到三部書的內容，莆陽比事受過阮芸臺鑒賞，進呈清室，興化府志有褒有貶，義例緊嚴，這兩書的確有相當價值，然而時代早，宏治以後的事，不得不賴莆田縣志來徵信，可惜莆田縣志修纂時，交通不便，閉門造轍，對於舊事，不能詳稽轉引，又聽說當時秉筆的人，失了公平態度，所書的近事，難免阿曲，再因前清文字之獄，非常慘酷，廖林畏首畏尾，稍稍涉及忌諱，便不敢下筆，所以志書裡頭，可以譏議之點很多。姑就重要性的來說：例如明朝的倭亂，幾於全县遭屠殺焚掠，這是何等大禍，他却沒有長篇的具体記載，而零零碎碎散見在各部門裏，可議的一：

又如明末朱继祚五公子在本縣起兵謀光復明室，是替地方上爭點人格。黃斌卿、周金湯、舟山、廣州兩個地方，極力抵抗清兵，是富有種族思想，他却恐觸犯忌諱，沒有專條敘述，甚至本人傳中，這種轟轟烈烈的大節，簡而又簡，可議的二：又如元末，興化莆田仙遊三縣，遭兵亂十多年，古今圖書集成裏面，記載極見詳細，並注明是引用莆志的，現在翻起乾隆間的莆志，却沒有一字，可見舊時莆志許多重要事迹，被乾隆志刪去了。推其原因，元和清同屬胡種，遜清文人遇着夷狄胡戎等字，俱是不敢輕用，廖必琦為本人避免禍患計莫，置地方大事於不顧，可議的三。县志既然如此簡而且陋，不能不藉私家的記載來補充參證。本志因此起意，特闢莆口文獻一欄，每逢星期三

發表一次，希望能言之士，盡量投稿，或能將先賢未刊行的有價值著作，在本刊發表，更是無任歡迎！還有一層，資治通鑑內載「天嘉五年陳寶應逃至蒲口」。蒲田地名，在載籍上發現，這是最早的，本於以蒲口為名，即是含有考古的意義，幸勿以失去時代性，引為笑柄云。

耕冰零墨

康修其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力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力之也；斂之於富厚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

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为塔也，子欲禁之乎？_上

按鶴林玉露有萬歷七年吾鄉林大輔刻本，分天地人三集；天集成于淳祐戊申，此系入天集中，然淳祐戊申以前二十年间，莆邑志無水旱之紀載，所云荒歲，不知在何年，想亦略有災損耳。

清陳池養慎餘書屋集載。道光十二年，米價大昂，富戶分糶，官發常平倉濟之。道光十六年大旱，短收之穀，

不啻十餘萬石，時江浙米賤

接濟，民食無虧，王

懿德年譜載：咸豐三年，洪水為災，五官巡撫委員，費銀

米賑濟之，慎餘書屋又載，咸豐七年，米價昂貴，池養請

至拔臺米約六千石以上，載入涵江，城涵各分其半平糶。

江春霖梅陽山人文集載：光緒廿八年，歲大饑，邑人郭慎行等，聯富商運米平糶，今歲災情，視往昔为重，內米則頻年漏港，存穀無多，外米則海寇縱橫，帆檣阻滯，所恃以救濟者，惟官府蓋藏耳。

同治九年八月己亥，清廷據內閣英桂之奏，將不能約束兵勇之員，分別懲處，其上諭云：「福建莆田縣地方，於本年五月間，有革勇林瑞來等，因官兵查拿花會，輒敢糾約在營勇丁，竊取號衣，偕名搜犯，肆行搶掠，並有殺斃人命，姦淫婦女情事，現經拿獲正法，分別辦理，管帶各員，疏於防範，責屬咎無可辭，佟先守備朱有升，藍翎把總彭行浩，福建興化右營裁缺把總劉廷璋，均著即行革職，參將朱長陞，守備陳得功，均著交部議處，以示懲儆。」

此案邑人鮮有知者。見穆宗聖訓第五十八卷。

四庫全書中莆田經籍版本之檢討

康修其

導言

自中央圖書館與商務印書館締約選印四庫全書後，海內主張版本者，有曰廢庫本別求精本，有曰用庫本而附以校勘記，有曰以庫本為甲編，以別求精本為乙編，輔而行之。然而主其事者意在速成，不取前二說，后一說在建議中，恐亦未能容納也。余謂翻印四庫全書屢設屢寢，今幸嘗鼎一臠，慰情勝無，不可謂非盛事。若必一一待精本而後舉，則版本無窮，假借不易，萬方多難，中輟堪虞，此千呼萬喚之四庫全書，將無與世相見之一日，不亦大可惜哉。莆田先修著作著錄於四庫者，四十有三部，余因於各部加以識語

，言提要所未言，致提要所未致，書本之存佚，版片之傳流，胥為記載，將來如有校勘記之作，尚可為訪求精本之一助，独恨南方卑濕，書籍版片，均易蛆蝕，加之嘉靖壬戌倭寇禍莆，城郭邱墟，廬舍灰燼，順治丙申鄭成功師次莆田，捆載書籍以去，兩遭浩劫，故富文方氏，書倉郭氏之遺藏，渺不可見。即此四十部之書，版片流傳者，邑中僅有五部，至西溪易說，淙山讀易記，尚書疑義，春秋比事，明謚法彙編，鐵庵集諸部，邑中求其書且不可得，文獻凋零，良可慨也。

西谿易說十二卷（易類）

宋李過撰。莆陽比事著錄，無西谿二字，亦無卷數，

惟小註字季辨號西谿六字，弘治興化府志因之，提要
繫籍興化者，宋時興化軍轄興化莆田仙遊三縣，明正
統間省興化县，以其地分隸莆田仙遊，非江南之興化
也。

淙山讀易記二十一卷（易類）

宋方實孫撰。提要云：不知何許人。按弘治興化府志
，乾隆莆田縣志均載方實孫讀易記八卷，實為莆田人
，書名卷數不同者，則後人所為也。惟府志縣志選舉
均无其名，而道光福建通志選舉載實孫慶元五年進士
，不知何所據。

尚書疑義六卷（書類）

明馬明衡撰。詹仰庇撰明衡墓志稱：一明衡為田，三

十年間，於書无所不窺，其學原本六經，所著尚有尚書疑義，禮記集解，春秋見存，周禮通義凡若干卷。然及今傳者僅尚書疑義，培林堂天一閣所藏均抄本，蓋从未刊行之書也。

春秋比事二十卷（春秋類）

提要依舊題作宋況蕡撰。按李克莊二大父遺文跋云：「麟台公歿於信安傳舍，故遺稿猶少，有春秋比事二十卷」。又善本書室藏書志云：「有廬陵譚月卿跋，祇存三行，云頃得劉氏家本，特表而出」。其說与克莊跋相近，善本書室書，今歸國學圖書館，館目已改題莆田劉朔撰，朔字復之，克莊之祖，紹興庚辰進士，調溫州司戶參軍，知福清縣，召入为中書省正字，